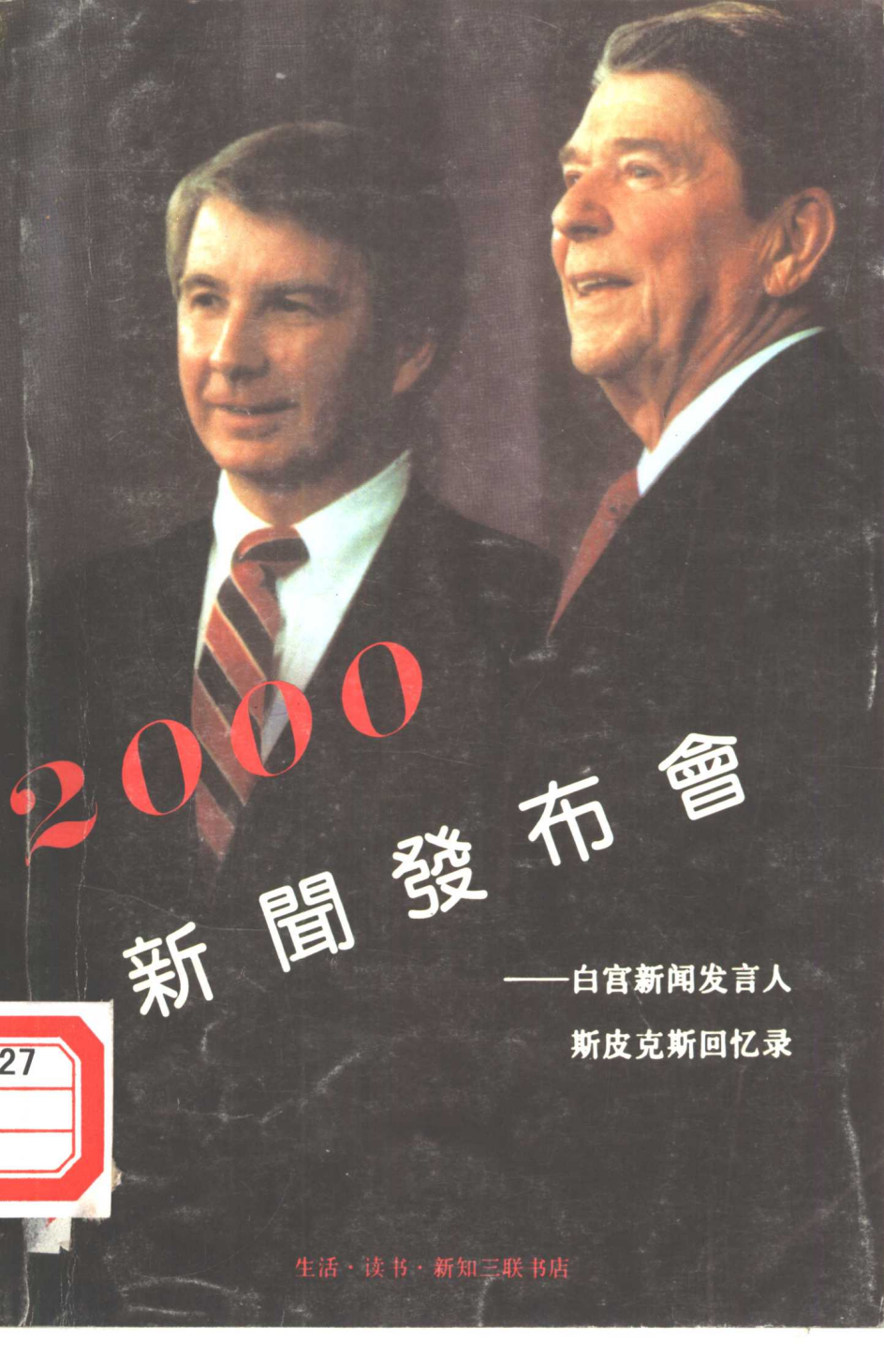




2000 新聞發布會

——白宫新闻发言人
斯皮克斯回忆录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新 闻 发 布 会

——白宫发言人斯皮克斯回忆录

军事科学院外军部编译



XWTS 0016488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新闻发布会
——白宫发言人斯皮克斯回忆录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12,000字
ISBN 7 108 00238 8 I·73 定价: 3.90 元

出版说明

《2000新闻发布会》一书，是由前白宫首席新闻发言人拉里·斯皮克斯在传记作家罗伯特·帕克的协助下完成的一部回忆录。

斯皮克斯先后担任过参议员多尔和伊斯特兰的新闻发言人，在尼克松政府受“水门”事件困扰之际进入白宫新闻处；后来又为福特总统效力，而他最感到自豪的经历则是担任里根总统的新闻秘书。1981—1987年，他在担任里根总统首席新闻发言人的6年间，代表美国政府举行过2000次新闻发布会。他的形象和声音几乎天天在电视和广播中出现，使他成为西方世界几乎家喻户晓的人物。

斯皮克斯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耳闻目睹白宫这座世界上最重要的办公大楼中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特别是在跟随里根总统期间，他亲身经历了美国政府处理的一系列国内外重大事件，如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的会晤、人质危机、“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伊朗门”事件等等。斯皮克斯从总统新闻秘书这一特殊视角，运用丰富翔实、生动有趣的史料，把我们带入幕后，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个重大事件的真相。本书文字流畅、细腻、幽默，读来引人入胜，对我们了解80年代的重大国际事件也有较大参考价值。

本书由徐佩衡、言武同志组织翻译与审定工作。参加译校的同志有：潘嘉玢、王保存、刘瑞祥、徐佩衡、朱宗良、杨成林、金致敏、杨蔼仪、王谊民、符成礼、聂送来、姚云竹、谭晓雯、王健玲、万伟、大航、马骏。技术统校：杨蔼仪、言武。

由于翻译水平有限，错误难免，诚恳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自序

我在担任白宫发言人职务的六年间，克尽职守，为罗纳德·里根的政绩竭尽绵薄。另一方面，艾尔·黑格落到今日这步田地，究其原委，我也有责任。

本书是里根白宫记事，同时也记述了我在各个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时间是从1981年至1987年。在我担任白宫发言人六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里根总统与新闻界的关系比约翰·肯尼迪以来的任何一届总统都要好。人们称罗纳德·里根是一位“善于沟通信息的人”，实际情况的确如此，这使我的工作变得容易一些。然而，无疑地，他犹如坐在针毡之上，我也如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白宫发言人是全国第二个抛头露面最多的人。这既是一种光荣，又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当然，我们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痛苦，诸位在本书中将会读到这一切。

大家可能会说，我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中，对里根总统职位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我的最成功之处，而对亚历山大·黑格所起的不利影响是我的最糟糕之点。黑格插曲发生在罗纳德·里根两任总统届期内形势最为紧张的时刻。1981年3月31日，里根就任总统刚刚70天，从小约翰·欣克利枪口射出的子弹使我的顶头上司白宫新闻秘书吉姆·布雷迪受了重伤，同时吉姆·布雷迪的顶头上司总统也受了重伤。这几发枪弹使我从副新闻秘书擢升为总统、白宫和国家的发言人，把我从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岗位推向公众注目的中心。

那天下午约4点钟的光景，即在总统和布雷迪被枪击后一个半小时，我到了白宫新闻发布室，准备把白宫当时所知道的有关暗杀阴谋的一点情况向新闻界公布。我对聚集在那里的记者说，子弹击中里根的胸部，我不知道他是否已被送入手术室。然后有记者问：“是否已命令美国军队进入较高级别的戒备状态？”我回答说：“就我所知，还没有。”另一名记者紧接着问：“现在谁掌管政府？”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又有一名记者大声问道：“如果总统进入手术室，失去知觉，布什副总统（当时他正要得克萨斯飞回华盛顿）是否将代理总统？”暗杀事件发生后，一切都乱哄哄的，根本没有谁考虑过移交大权的事，所以我只能说：“此时此刻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我对新闻界的谈话往往立刻向全球广播，不论谈话内容是什么。在以后六年里这种事我经历得太多了。1985年6月，环球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在中东被劫持，机上153人，包括104名美国人，被恐怖分子扣留作为人质。我是通过实况电视和无线电直接与恐怖分子进行交涉的。同年晚些时候，在日内瓦首脑会议上，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一眼就认出了我。几年前，西班牙索菲亚王后访问联合国，她在挤满人的房子里一下子认出我来，对我说：“哦，斯皮克斯先生，我很早就想会见你。我在电视里总是看到你。”这使我非常惊奇。

我的讲话不仅立刻转播到世界其他各个国家，而且立刻转播到全美国，甚至还立刻转播到白宫内部各个角落。我的言论可能在政府的最中心成为新闻。现在，在这个命运攸关的下午，情况正是这样。

设在白宫地下室的情况室是美国的超级安全总部，在紧急关头，国家最敏感的命令从这里发出。当时，国务卿小亚历山大·黑格正坐在情况室里，通过实况电视看着我。他坐不住

了。在此之前，我一直对黑格怀着深深的敬佩之情。在尼克松当总统的最后几个月中，我曾在他手下工作，我甚至曾考虑签约受雇于他，为他1980年未获得成功的总统竞选效力。黑格在电视上看了我一阵之后，猛地从座位上跳起来，冲出情况室，直奔新闻发布室。他抢过话筒，对新闻界说：“内阁成员正聚集在情况室，与乔治·布什联系，再过大概两个半小时，布什就将飞回华盛顿。”他还说：“现在绝对没有必要采取……任何戒备措施。”接着，一名记者问：“政府的决策者此刻是谁？谁是决策者？”非常不幸，紧张不安的黑格作出了如下的答复：

“先生们，宪法规定，国家领导人的次序是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如果总统想移交权力，他可以这样做。他还没有这样做。至于现在，在副总统回来之前，在白宫内是我主管这里的工作。我与副总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果出现什么问题，当然我要同他商量。”

从政治角度看，黑格的这一番话将成为历史的插曲，虽然他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下面的情况室里，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怒气冲冲，对黑格自称是老大表示异议，与黑格发生了争执。这促使黑格错上加错。他两眼瞪着温伯格，不无讥讽地说：“老兄，你最好再读一读宪法。”然后这位国务卿转身面向白宫顾问弗雷德·菲尔丁（黑格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时，菲尔丁是他的部属），问道：“对吧，弗雷德？”他没有料到得到的回答却是：“不，艾尔，不是这样。”宪法规定总统之后是副总统，而副总统之后的位序，按照国会立法的规定，是众议院议长，再下是参议院临时主席，然后才是国务卿。

我出生在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农村，并在那里长大。1968年我离开家乡成为密西西比州参议员詹姆斯·伊斯特兰的新闻秘书后，一直对政府制度和政治学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几个

词选用得好坏或某个镜头可能对一个人的政治生涯产生巨大影响，对这一点我一直有很深的感受。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说中说：“火炬已经传递给新一代美国人，让这个信息……传播开去吧！”这火一般灼人的语言为他的“新边疆”确立了方向。与此相反，1964年巴里·戈德华特说：“为捍卫自由而采取极端行动，这是无可指责的”；1968年乔治·罗姆尼抱怨说，在越南战争问题上他被“洗了脑”；埃德蒙·马斯基1972年在新泽西州因有人侮辱他的妻子而哭泣的一张照片……这都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分别使他们的总统竞选成了一枕黄粱。1973年11月在“水门”事件闹得正凶的时候，尼克松说：“我不是骗子。”这句话恰恰使全国上下确信，他正是个骗子。1980年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的争夺共和党总统竞选人资格的辩论会上，罗纳德·里根脱口说出：“这个麦克风我买下了！”这一句妙趣横生的话，使他当场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1984年总统竞选中里根再次施展这一绝招。里根比蒙代尔年长17岁。在一次辩论中，蒙代尔说里根太老了，不宜再当选为总统。里根则答之以“我不愿利用对手的年轻和缺乏经验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对蒙代尔反唇相讥，使蒙代尔可能击败对手的任何希望都化为乌有。

现在，艾尔·黑格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写下了墓志铭：“先生们……至于现在，是我在这里掌权。”而且，黑格似乎压力很重，惊慌失措。他额头上渗出汗珠，说话时上气不接下气，这都使当时本来就不安的公众进一步感到忧虑。从那时起，里根班子里的其他成员就对他产生了怀疑，不出15个月，众多成员对他的嘲弄和折磨使他悻悻地离开了白宫。黑格将在1988年竞选总统。除他本人外，几乎任何人都看得很清楚：这一竞选活动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

而出现这些情况乃是因为来自密西西比州梅里戈尔德镇（人口：714）的一个小伙子，在他初上疆场的第一个回合里，在全世界、全国人民面前，在久经沙场的白宫老将面前，对着摄影机和麦克风，毫无畏惧地讲了“我无法回答”五个字。

最初在密西西比州时，我曾当过报纸记者和编辑，还做过一些执法工作。这些经历和锻炼对我在白宫的工作很有好处。我在白宫不只负责与新闻界的关系，而且作为我职责的一部分，我常乘坐一辆冒充是总统专车的诱饵轿车，以便在恐怖分子对总统车队发动攻击时保卫总统安全。

回顾我在白宫的那些岁月，我脑海里印象最深的是我火线晋升，接替布雷迪成为白宫新闻发言人。突然我这个被“大熊”吉姆·布雷迪称为“鲑鱼”的小伙子，被推向全世界最敏感的公共关系岗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的每一篇讲话，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甚至感情或语调的细微差别，都可能会影响历史进程。我对公众的讲话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里根政府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而且，在我努力对困难的问题作出回答时，可能无意识地导引出历史性的变化，例如，我的一句答话竟引起了一系列事件，以致葬送了象黑格这样一位大人物的政治生涯。

我先后为尼克松、福特和里根三位总统工作了近9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的小城镇背景对我大有益处。在某种程度上，我给人的印象确实是南方乡下佬。因为我是一个南方人，某些人就看不起我。在尼克松和福特手下时是这样，在里根手下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甚至现在我担任了梅里尔-林奇公司通信部的第一副董事长，情况还是这样。就因为你是南方人，讲话慢，人们就认为你思考问题可能也慢，你不可能精明能干。开会时，你要一开口讲话，人们就会摆出不屑一听

的样子。如果你讲的话切中要害，恰到好处，他们会感到惊讶，面面相觑：这么一个乡巴佬居然还能讲出个道道来！

任何人在白宫工作都会感到兴奋，对于象我这样出身的人来说，当然就更是如此了。我坐在那个椭圆形办公室里前后不下数百次，可是我每次在那里同自由世界的领导人坐在一起，每次抬起头来看到天花板上总统徽记的石膏浮雕，每次看到那些历史绘画、家具和室内摆设的精巧的手工艺品，总不免产生一种敬畏之情，心潮起伏，难以平静。同时一种自豪感也油然而生：我在做着将永垂史册的事情，我是两百年传统的一部分，我正坐在罗斯福、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其他总统曾工作过的办公室里。我总是默默地对自己说：请聆听曾在这里回荡过的声音吧，想一想曾在这里作出的决策吧！

1981年3月30日我接替了吉姆·布雷迪的职务。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我将向白宫记者团发布消息达2000次之多，我将在这个职位上千五年十个月零一天，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新闻秘书吉姆·哈格蒂之后，没有任何一名总统发言人比我干得时间长。我每次会见新闻界都象是参加美国棒球世界联赛的第七场比赛，总有大难临头的感觉。我的工作出乱子的可能性几乎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工作都大。

这一工作挑战性强，但也给人以极大的满足感。我对这项工作的态度是：“做这件工作时，我们要干得愉快。我们要把工作干好，但也要从中得到乐趣。”1981年1月19日，曾在里根竞选新闻办公室工作过的一班子人准备搬入白宫。大家对头衔、职责以及工资颇多怨言。我是在此之前唯一一个在白宫工作过的人，感到有权利、也有义务把我们的人集合起来，讲一讲。于是我把他们召集到里根临时总部的一间会议室里，向他们发表了一篇简短的讲话：

“我希望你们都能理解，到白宫工作是一生中难得的幸运。你们将要从从事的工作将使你们在毕生中永远引以自豪。反之，一旦离开白宫，你们从事的任何工作，都会显得黯然失色。两亿美国人随时做你们的后盾。把个人不快丢到一边去吧，对于能有机会在白宫工作，你们应当感到庆幸。”

这段话概括了我当时的感受。直到今天，我的感觉仍是这样。这种感觉将永远继续下去。



1981年3月30日，谋杀罗纳德·里根总统事件发生后，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外对记者即席发布新闻。

1981年11月24日，白宫记者在新闻秘书办公室听取发布早新闻。





1984年11月6日，总统选举日之夜，与里根夫妇、埃德·米斯、米克·迪弗在洛杉矶旅馆房间里观看里根总统击败沃尔特·蒙代尔的电视实况转播。

1985年11月2日，斯皮克斯在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于瑞士日内瓦第一次最高级会晤的紧张时刻做记录。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总统遭枪击”	1
第二章 政治高手	15
第三章 进入尼克松的白宫	28
第四章 为福特效力	44
第五章 投靠里根	57
第六章 里根的班底	65
第七章 生活中的里根	96
第八章 同戈尔巴乔夫的较量	128
第九章 格林纳达受挫	166
第十章 美国人质	182
第十一章 总统的癌症	211
第十二章 传给马科斯的恶讯	229
第十三章 灾难的种子	246
第十四章 “伊朗门”事件	263
第十五章 对里根的评价	291
第十六章 走向新生活	305

第一章 “总统遭枪击”

“你要不要跟总统一起去？还是该我去？”我问吉姆·布雷迪。那是我们到白宫工作后不久的一天一道到白宫餐厅用罢午餐时我说的话。这天是1981年3月30日。

布雷迪刚刚向记者们发布了午间新闻，他告诉白宫的记者，总统录制了当晚在好莱坞学院授奖大会上播放的讲话录音带，并说里根将去伊利诺斯州的斯普林菲尔德，2天后还将在该州议会联席会上致辞。总之，那天是里根第一任任期第10周中的一个很平常的日子，如果说我们在白宫有过平平常常的日子的话。里根总统计划2时差1刻离开白宫，乘车去约1英里外的华盛顿希尔顿饭店，向劳联—产联的全国建筑行业会议发表演说。此行迅速。总统在2点钟发表演说，2时35分离开饭店。返回白宫后，时间绰绰有余，到下午3时10分会见众议院岁入调查委员会的共和党议员。

“我想我该去”，布雷迪这么回答。事后证明，这句话竟成了他一生中——也险些成了我一生中最致命的不祥之言。

那天是布雷迪头一次邀请我共进午餐。尽管我是他的副职和得力助手，但在此之前我们从没有这么亲密地在一道工作过。布雷迪孜孜不倦地花费大量时间设法了解总统，他让我主持很多的日常新闻发布会。我们勉为其难地在新的里根新闻办公室里一道实干。与以前的新闻秘书相比，布雷迪接触新闻界太少了，以致有些记者对此感到恼火。6周前，《华盛顿邮报》曾刊登一篇文章，用了这样讽刺挖苦的标题：“罕见的怪

事，布雷迪在新闻发布会上重新露面”。文章援引一位未表明身份的白宫官员向一个撰写有关布雷迪文章的作者所说的话：“你必定是一个爱调查研究、刨根问底的记者”。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中，连布雷迪自己也承认：“我很难有时间当好新闻秘书。”他正经历着新闻秘书左右为难的困境，要同时为两个主人服务，即新闻界和总统。

因此，当布雷迪在3月30日提出共进午餐时，我想他也许是有要事相商，要谈谈怎么改进我的工作方法。席间，他始终没有提出什么问题。到我们吃甜食时，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有事儿要跟我谈？”“没有，只是我们今后应当更经常地共进午餐”，他回答说。尔后，当我们回办公室时，他重复了他早先说过的话：“我要跟总统一道去。”

在里根总统和吉姆·布雷迪去华盛顿希尔顿饭店之后，我就着手对新闻处工作人员和特工人员共同参加的会议作出最终安排，有意思的是，这次会议我早先计划在那天下午4时举行。题目是：新闻处应如何处理谋刺总统的事件。我从亲身经历中深知那会造成多么大的混乱。福特总统曾有两次遭到枪击，那时候我在白宫新闻处为他工作。第一次是1975年9月5日，那时他在萨克拉门托，我没有和他在一起而是在华盛顿。在首都，我首当其冲成了新闻界提问的众矢之的。不料，在17天以后当我在旧金山圣弗朗西斯饭店二楼临时的白宫新闻处工作时，我们新闻处班子里的一名助手泰姆·史密斯突然跑进来大喊：“刚出的事儿，不可思议！”这是发生在萨克拉门托事件的不可思议的重演。后来查明有一个名叫萨拉·简·穆尔的妇女在福特离开饭店时向他开了枪，差一点打中他。当福特乘坐轿车赶往机场时，车队实施无线电静默。我们无法从特工人员或旧金山警察局获得任何信息。因此，在福特的轿车驶过

柏油场地靠近起动待飞的“空军 1 号”专机之前，我们无法确切搞清所发生的情况，也无法通知新闻界。

如果再发生这种不可想象的事情，有谁企图谋杀里根总统的话，我曾想要我们的新闻处作好准备，收集所有的事实情况，并尽快告知新闻界和公众。我之所以安排我们的工作人员在那天下午与一些特工人员开会，道理就在于此。当然，那次会议没开成，而且再也不会重新安排开这种会了。

到了下午，我离开我在白宫的办公室穿过大厅去参加一个预算会议。刚过 2 点 30 分，我回办公室时，我的秘书康尼·杰勒德把电话筒塞给我说，“戴维·普罗斯珀里的电话。”普罗斯珀里是随布雷迪和总统同行的一名新闻处的助手。我在康尼的办公桌上接了电话，普罗斯珀里气喘吁吁地喊道：“开了几枪。布雷迪倒了下去。总统的情况，我不清楚。”我回答：“谢谢，戴维。随时保持联系。”我当即挂上电话。

根据普罗斯珀里所说，我无法知道总统是否受到伤害。我首先想到的是赶快去白宫南门廊，那是车队回来停车之处，我要搞清楚总统是否安然无恙。仓促之中，我在新闻发布室撞见了几名记者，悄悄把普罗斯珀里所说的情况告诉了他们。

在去南门廊的途中，我来了个急转弯，我决定把我从普罗斯珀里那儿听到的情况报告给白宫办公厅主任詹姆斯·贝克。特工人员已通知他出了事，但是贝克所知道的情况并不比我多。这时候，贝克的电话铃响了。陪同里根去华盛顿希尔顿饭店的办公厅副主任迈克尔·迪弗打来电话。他说，“总统看来没事儿。”我把这话转告给那些听总统讲话后仍留在白宫的记者们。2 点 35 分，新闻电讯报道了总统看来未受伤害的消息。这是首次来自白宫的官方消息，但却是错误的消息。

几分钟后，我们得到不祥的消息说，里根的轿车已转向宾